

# 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的神义论阐释\*

◎ 范志均

**内容提要：**早在奥斯维辛之前，尼采就见证了基督教和近代神义论的失败，因为虚无主义是它们的必然后果。上帝死了，但是神义论问题，即受难生命的救赎称义问题却还在，还必须予以回应。尼采永恒轮回思想包含对神义论的价值重估，是对受难生命救赎称义问题的一种后基督教思考。作为最高肯定公式，永恒轮回思想洗除人之罪责，为一切生命辩护；它通过意愿生命永恒复回而救赎生命，受难生命因绝对肯定它自身而称义。

**关键词：**近代神义论 希腊神义论 反基督教神义论 永恒轮回思想

**作者简介：**范志均，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

神义论关涉两个问题，一是恶和受难的起源和责任问题，二是恶及受难生命的救赎称义问题，因为恶和受难，特别是无辜者受难使得生存本身是否正义，受难生命如何得到救赎以称义成为根本问题。在奥斯维辛之后，列维纳斯说，神义论已终结，约纳斯说，传统的全能上帝概念不复存在，受难生命的救赎称义问题不可能再直接诉诸于上帝。这印证了尼采所言，上帝死了，神义论的根基坍塌。其实根本无需待奥斯维辛之后，早在奥斯维辛之前，尼采就见证了基督教和近代神义论的失败，因为虚无主义是它们的必然后果。上帝死了，但是神义论的问题，即受难生命的救赎称义问题却还在，还必须予以回应。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包含对基督教和近代神义论的价值重估，是对受难生命救赎称义问题的一种后基督教思考。

## 一、近代神义论问题

近代神义论直接承袭和脱胎于基督教神义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理性化版本的基督教神义论。其本质是通过为上帝辩护而间接为人辩护，因此它的旨趣与基督教神义论殊异。文艺复兴时期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神义论首开其端，以上帝的名义恢复了人的自由意志，基本否定了原罪说，虽然人还需要神恩的辅助，但是人能够凭自由意志对自己和对上帝负责和赎罪称义。宗教改革扑灭了人文主义之火，路德新教复归传统基督教神义论，重申原罪说，根本否定人有自由意志，拒斥人能够通过意志和理性救赎称义，相反，人只有通过上帝恩典的信仰才能赎罪称义。

人有无自由意志，能不能通过自己救赎称义的问题成为时代的分水岭，一旦给予肯定的回答即意味着划时代的转折，由基督教时代进入启蒙现代。这种划时代转折并不是通过否定神义论的方式，相反是以神义论的形式实现的：启蒙现代性的两个原则即自由和理性就是借助于上帝，以神义论的形式被论证的，如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就通过神义论公开辩护了人的自由和责任，人能够通过理性救赎称义。笛卡尔诉诸于一个“不可欺骗的上帝”，辩护人的理性智慧在上帝那里不是愚拙，而是清楚明白的真理；人会犯错，但是错不在上帝，而在人自己，是人的自由越过理智被滥用所致，但人不需要神恩而靠理性就能救赎称义，因为人的理性能够把自由限制在理智的范围内。帕斯卡反对笛卡尔的认识论神义论，复归路德式神义论，再次否定了人的自由，重申人的智慧的愚拙，理性的软弱。但是帕斯卡之后，莱布尼茨重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反启蒙回到启蒙的德国现当代伦理演进逻辑研究”（项目号 17BZX091）、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东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了理性主义神义论，它为上帝的智慧和正义辩护，并通过这样的上帝否定了决定论和宿命论，肯定了人的自由和责任；如果基督教神义论是一种理性的悲观主义，那么莱布尼茨神义论就是一种理性的乐观主义：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最好世界，人的恶或受难可以通过理性在这个世界中救赎称义，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是最好的。

笛卡尔和莱布尼茨在基督教神义论背景下重提神义论问题，而到了18世纪，“神正论问题离开了神学和神学形而上学的领域，呈现出一种新的倾向”，亦即恶及其救赎称义问题由“不可能独立于上帝问题得到解决”转向“不再指望用上帝概念来为自己辩解，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反而依据自己的具体形态来决定上帝概念”。<sup>①</sup>上帝被悬置起来，或上帝隐匿起来，让这个世界自行存在，不再通过干预这个世界以显示自己，而是让这个世界自主存在以显示自己；恶及受难生命救赎称义问题由诉诸于神恩和信仰到诉诸于人的自由和理性转变，不再是上帝救人称义以显示其智慧，而是人自救称义以呈现上帝智慧。18世纪中叶的里斯本大地震摧毁了莱布尼茨理性乐观主义神义论，伏尔泰的《老实人》与其说是一本小说，毋宁说是一本批驳理性乐观主义神义论的著作，它与其另一小说《如此世界：巴蒲克见闻》一起传达了这样一种理性现实主义的神义论：“我们不可能避免恶，也不可能根除恶”，但是我们无需上帝、通过自己就能拯救称义，“我们应当任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自行其是，只是我们应当调整我们的行为，与世界作斗争，因为正是从这种斗争中产生出唯有人才能获得的那种幸福”。<sup>②</sup>在卢梭看来，“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sup>③</sup>，但导致人变坏的不是人性的堕落，而是社会的堕落，因此为恶负责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卢梭由此提出了一种社会神义论来解决社会恶的拯救称义问题，即“不再让上帝来肩负责任的重担，而改由人类社会承担”，人类理性必须成为自己的救世主，通过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每个人都服从公意的社会以治愈“创伤”<sup>④</sup>。

在伏尔泰和卢梭那里，理性取代上帝成为解决神义论问题的钥匙，而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成为上帝，近代神义论走向终结。对黑格尔来说，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就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也是“真正的神义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sup>⑤</sup>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世界历史就是从一个人自由，到少数人自由，再到所有人自由的精神发展形成进程，而这个实现自由的历史进程充满了“理性的狡计”，它见诸于个体的受难和牺牲，极其繁荣的各个帝国遭受到的“祸害、罪恶和没落”等等，历史不过就是“各民族福利，各国家智慧和各个人德性横遭宰割的屠场”。<sup>⑥</sup>然而它们却是绝对精神成为自己和认识自己的必要环节，它们最终也作为环节而在绝对精神中被救赎称义：“世界上的罪恶可以明了，还有那思维的精神也得同罪恶存在的事实相调和。”<sup>⑦</sup>上帝消失在绝对精神中，而当恶或受难生命最终通过精神的“和解”而被救赎称义时，近代神义论完成了自身：某种意义上，上帝死了，人类精神取而代之，人类不再需要上帝，人类能通过自身救赎称义。然而在近代神义论终结之际，尼采从现代悲观主义那里分明看到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人类面临着更深层的意义危机。

① [德国]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② [德国]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③ [法国] 卢梭：《爱弥儿》，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页。

④ [德国] 卡西勒：《卢梭问题》，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

⑤ [德国]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译文有改动。

⑥ [德国]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⑦ [德国]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 二、肯定希腊神义论

近代神义论借上帝之名为自由、理性和受难生命辩护，肯定这个世界和人，却最终扬弃了上帝，上帝成为精神。而一旦扬弃上帝，近代神义论也必然失败，因为它无法在扬弃上帝的同时还能肯定这个世界和人，启蒙现代面临既否定上帝，也否定世界的双重虚无主义危机。尼采在叔本华否定世界的悲观虚无主义那里见证了近代神义论的失败：理性被看作是软弱的，不过是生存的工具，无能解决生存的意义问题，而生存意义问题的核心关联到受难生命的救赎称义问题<sup>①</sup>；它把生存本身看作是不义的，生命被定了罪，无尽的痛苦、必然的死亡就是生命在为其不义赎罪，因此最终应当否定生命。

在近代神义论失败之后，谁还能为生存辩护，救赎受难的生命？青年尼采带着受苦生存的救赎称义问题返回希腊，在希腊艺术中发现了对生存的辩护和对受难生命的救赎而非否定和责难：日神艺术和酒神悲剧艺术蕴含一种审美神义论，它们共享一种悲观的世界观，即真理是可怕的，生存是难以承受的，但是日神艺术通过构造一个美的梦幻世界，让神过人的生活，为个体生存辩护，判定一种优美适度的个体化生活是正义的；悲剧艺术创造了一个崇高的醉的世界，通过个体的毁灭及其向本原生命的回归，为受难生命辩护，判定一种崇高过度的一体化生活是正义的。希腊悲剧积极看待人类的罪过，并通过生存的审美化救赎人类的不幸：罪和受难不是对生命的驳斥，它们对于生命是必要的，即使真实的生存是恐怖可怕的，但是只要生存作为审美的现象，受难的生存就能因美和崇高救赎称义。<sup>②</sup>

叔本华悲观虚无主义谴责生命，因生存受苦为弃世辩护，而尼采在希腊世界发现了治疗和克制虚无主义、悲观而不厌世、受苦生存因审美而救赎称义的悲剧神义论。尼采借助于希腊神义论返回现代，并透过现代悲观主义进一步看到了整个现代世界进程的虚无主义后果：“上帝死了”，受苦生存的救赎称义问题成为悬案；最高价值被废黜，或上帝成为人，人终结为获得满足的末人，而末人不能肯定生命，也无能救赎受难生命，因而陷入一种消极或反动的生存状态。近代神义论本身就是一种消极虚无主义形态，因为它最终扬弃了上帝，而在它扬弃上帝之后，并不能真正肯定这个世界，救赎受苦的生命，最后终结为叔本华式否定痛苦、弃绝生命的悲观虚无主义。尼采接受了希腊悲剧神义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提出了永恒轮回思想，意图以之克服现代消极虚无主义。当然对尼采来说，永恒轮回思想与悲剧神义论实质上是等同的，它们都是他用来解决受难生存的救赎称义问题的，如悲剧神义论的核心就是阐发“那永恒的生命，生命的永恒轮回”，肯定和救赎毁灭、痛苦等一切可怕的东西，而查拉图斯特拉作为“哲学家酒神最后的信徒”，其永恒轮回思想是最高肯定公式<sup>③</sup>，它为受苦的生存辩护，神圣化受苦以救赎受苦的生命，因为一切生成和成长都“取决于痛苦”，“为了生命的意志永恒地肯定自身，也必须有永恒的‘产妇的阵痛’”，受苦生命因最高肯定它自身而称义。<sup>④</sup>

尼采通过希腊悲剧审美神义论，不仅意识到狄俄尼索斯与被钉十字架者，悲剧神义论和基督教神义论是根本对立的，而且他还进一步意识到，查拉图斯特拉与基督教，永恒轮回思想与基督教神义论也是根本对立的。这是因为现代消极虚无主义的源头即是基督教否定的虚

① [法国]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② [德国] 尼采：《悲剧的诞生》，赵登荣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41，62页。

③ [德国] 尼采：《看哪这人》，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3页。

④ [德国] 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

无主义，基督教为了确立超越的彼岸而否定了此岸世界<sup>①</sup>；如果近代神义论是彼岸的虚无主义，基督教神义论则是此岸的虚无主义，没有基督教神义论对上帝的肯定和人的否定，也就没有近代神义论对人的肯定和上帝的否定，基督教否定的虚无主义就是现代消极的虚无主义的反题，近代神义论不过是基督教神义论的颠倒和世俗化实现。因此克服现代虚无主义，为受苦生命辩护就必须清算基督教神义论及否定的虚无主义。尼采意图用永恒轮回思想救赎一切受苦生命，并以此否定基督教神义论及其虚无主义形态，进而彻底终结现代消极虚无主义及其神义论形态。作为最高肯定公式，永恒轮回思想就是一种反基督教神义论，它洗除人之罪责，还原生命的无辜，为受难的在生存之义进行最高程度地辩护。

对尼采永恒轮回思想有存在论和伦理学等不同解释，但它们大都忽略了它的神义论内涵。但是雅斯贝尔斯指出，应当在神义论语境中来理解永恒轮回思想，它关涉对生命的肯定和对短暂存在的永恒化，它使存在“神圣得足以作为重大的受难作辩护”；它“具有解放人、救赎人的特点”，是“本源性的肯定态度、一切神义论的来源与目标”，并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神义论，即对世界的绝对肯定态度”，足以克服上帝死后的“虚无”<sup>②</sup>。弗兰克认为，尼采试图建立反基督教的神义论，他“同启示的争执本质上关联到圣经意义上的正义，即上帝的正义”，在虚无主义时代意愿永恒轮回就是绝对肯定生成价值，救赎受苦生命。<sup>③</sup>

### 三、反基督教创世神义论

基督教神义论包括两个方面，即创世的神义论，是就被造人的罪，世界的恶为上帝之义辩护<sup>④</sup>，和救世的神义论，是就十字架上的基督为上帝的恩典信仰之义辩护。对希腊人来说，生命并非不义，然而人的确会作恶，如此则人如何通过神救赎称义就成为问题。基督教创世神义论否定生命是正义的，认定人是有原罪的。由此创造了人的全知、全善和全能的上帝是否正义，人如何赎罪称义就成了大问题。

基督教摆脱神义论困境的钥匙是“发明”了自由意志。上帝是全能全善的，也是自由的，因此上帝不可能只创造一个无罪人的世界而不能创造一个有罪人的世界，否则上帝就不是绝对自由的。上帝自由地创造了这个有罪人的世界，但是上帝不应为罪人担当罪责，因为不是上帝而是人犯了罪，是人把不义带到这个世界上，而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人是自由的，人因自由而犯罪<sup>⑤</sup>，因此人应当自己担当罪责。上帝没有让人犯罪，祂赋予人自由意志，让人自主决定，但是人却滥用了自由，不听从上帝的命令，犯了罪。上帝是永恒公义的，对罪人予以惩罚和报复<sup>⑥</sup>，让人生时受苦，并不得不死亡。上帝还与罪人重新定约，颁布律法，建立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正义秩序，人因行律法而赎罪称义。

基督教创世神义论对上帝正义，人因行律法称义的辩护是成功的，而它成功的关键是赋予人以自由意志：如果人没有自由却犯了罪，那么上帝就难辞其咎，应当对人之不义负责；但是既然人被赋予了自由，他就必须担当不义的罪责，以受苦和死亡等形体之恶抵偿罪责，以行律法赎罪称义。对于近代神义论乃至整个现代精神而言，基督教创世神义论最重要的意

① [法国] 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218页。

② [德国] 雅斯贝尔斯：《尼采》，鲁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388，390，403，404页。

③ Didier Frank, *Nietzsche and The Shadow of God*,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5.

④ [德国] 莱布尼茨：《神义论》，朱雁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页。

⑤ [古罗马] 奥古斯丁：《独语录》，成官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⑥ [古罗马] 奥古斯丁：《独语录》，成官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

义在于，它明确承认人有自由意志，而自由原则恰是启蒙现代性的根本原则。但是尼采却看到，基督教创世神义论的本质是根本否定人之义以为上帝之义辩护，它提出自由意志的主旨不过是要求人为自己的罪过负责，确证上帝给人定罪、对人惩罚的正当性：“关于意志的学说实际上是被发明的，其目的是惩罚，也就是说，其目的是发现有罪的意愿。”<sup>①</sup>

尼采否定基督教神义论对人不义的指控和对上帝之义的辩护：因为人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人也不是有罪的，而是无辜的；<sup>②</sup>对无辜的生命加以惩罚是不义的，相反，只有对它加以永恒化的肯定才是正义的。我们应当用永恒轮回思想取代基督教神义论，只有永恒轮回思想才能为人辩护，因为它本质是一种救赎受难生命，绝对肯定生存的酒神神义论：酒神是永恒轮回之神，祂不仅不为生命定罪，以惩罚生命为义，以否决受苦生命为救赎，反而恢复生命的无辜面目，让一切生命永恒复还，以感激生命和肯定受苦生存为义。基督教神义论是否定性神义论，正义在于报复和绝对否弃，救赎称义在于行律法，而永恒轮回思想则是肯定性神义论，正义在于报答和绝对肯定，救赎称义在于意愿永恒轮回。

首先，永恒轮回思想把生命从道德目的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它置于超善恶的、偶然的和无辜的天空下，置于纯粹生成的世界中：一切万有毁灭复生成，存在之轮周而复始，“以千万年为周期轮回”。永恒轮回思想还消解了自由意志论，确立了一种循环决定论：一切生成的已经生成了很多回，一个人过去的生活就是其将来的生活，循环往复，绝无新意，即使他即刻死亡，“因果之结”也会把他重新创造出来。人既不在超越的意义上是绝对自由的，独立于自然存在，也不在无差别的意义上是任意自由的，不受任何强制，相反，“人是必然的，人是一段厄运，人属于整体，人身处整体中”，“他那本性的宿命，无法从所有已是和将是之存在的宿命剔除。”<sup>③</sup>既然人的存在是宿命的，那么无论他是什么样的都是无辜的，他不应该为他的如此存在“负责”，更不应该担当如此存在的罪责。

其次，既然人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不应当负罪责，那么对人行惩罚的律法正义就是没有根据的，“谁充分理解了关于不负责任的理论，谁就不会再把作出赏罚的正义归入正义的概念里了，除非这正义在于给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东西。”<sup>④</sup>在清除了罪与罚后，怎样对待无辜的生命才是正义的？如果“正义在于给每一个人他自己的东西”，那么怎么才能给无辜的人他自己的东西？意愿一切生命永恒轮回就是永恒正义地对待一切生命，生命作为永恒复返的生成之在就是正义的，因为意愿生命永恒复归就是给无辜生命它自己的东西，就是让无辜的生命永远成其所是，是其所是。永恒轮回思想给受苦的生命送去祝福，永远肯定它自身，对它说“是”——“再次肯定——反复说是预示着可能到来的东西，而它之到来的纯然可能性便使一切实在‘称义’”<sup>⑤</sup>。正义就在于永远对生命说是而说不，绝对肯定生命而不否定生命，永远如其所是地对待它自身；如果否定生命，对它说不，定它的罪，那么如此就是不公平地对待生命。意愿生命永恒轮回就是要如无辜生命自身那样对待无辜生命，让同一的生命永远回到其自身<sup>⑥</sup>，而非不是其自身，否则就是否定生命，要生命不是它自身，给它不属于它自

① [德国]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② [德国]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③ [德国]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④ [德国]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⑤ [法国]弗拉狄耶尔：《狄奥尼索斯对抗被定十字架者》，成官混译，载《尼采与基督教》，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⑥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lated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333.

身的东西。意愿生命永恒轮回不是让更好的生命轮回，如果那样就在惩罚原来的生命，以本来的生命为不义，而是永远不改变它，也不改善它，永远如其自身那样对待它，无限肯定它：所有受难生命因愿意永恒化自身、永远“是”其所是而救赎称义。

#### 四、否定基督教救世神义论

上帝的创世正义是报应正义，“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sup>①</sup>。人犯了罪，上帝就照各人的罪行惩罚人，使人得死而不得永生。上帝的正义也是公道正义，“上帝不偏待人”，祂与人重新立约，叫人因行律法赎罪称义。但是死只是惩罚人的罪，却不能抵消人的罪，因为如果人无罪，也就不得死，人有死即意味着人有罪。律法并不能使人完全赎罪称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sup>②</sup>人行律法是以人犯罪为前提的，律法本身指向罪，如果人根本无罪或不犯罪，则律法就没有必要，而一旦有了律法，罪也就被确定，人就因律法知道何为罪。保罗说，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有了律法，罪反而活了。<sup>③</sup>因此行律法并不能使人完全赎罪称义，在律法之下，人仍然陷入罪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保罗说，上帝的义不仅显明在律法上，更显明在律法之外，即显明在信耶稣基督上。<sup>④</sup>人被肉体所束缚，不能依靠自己在上帝面前赎罪称义，人欠上帝的债自己永远也还不完。上帝因爱人而生义，让独生子以无罪之身被钉十字架，永远为所有人承担了罪，还了债；只要人信仰上帝、信耶稣基督，圣灵就会降临，人就不再欠上帝的债，在上帝面前称义。保罗说，人必须借助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依靠自己从原罪的黑暗中被拯救出来，因此人“白白的称义”而不是通过自己称义。人因律法而知罪，因行律法不完全称义，因恩典信仰完全赎罪称义。

但是尼采却把耶稣之死所启示的恩典与信仰之义看作是一种最极端的复仇正义，“事情不可能以这种死作为终结：人们需要‘报应’，需要‘审判’……决心以‘上帝之国’的降临来作为对他的敌人的审判”<sup>⑤</sup>。“十字架上的上帝”是对背叛上帝的罪人的审判，恶人的报应，耶稣的死作为献祭扬弃了“罪恶”，人凭借上帝恩典和信仰基督而赎罪称义。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恩典信仰不但没有救赎人的罪，反而仍以人有罪为条件，本身不过是对受难生命的怨恨和报复：它把生命永远钉上十字架，此岸的人在上帝面前永远是罪犯。“但是上帝死了，这些罪犯也同他一起死了”<sup>⑥</sup>。背叛上帝的原罪不复存在，但是“不忠于大地”的复仇精神却仍然普遍存在，人们依然相信生命会遭报应，在某种意义上，复仇精神已经植根于人类思想深处，报应正义内在地加于人类生命意志。永恒轮回思想彻底否定对生命加以报应，因为“你所做的，没有人能反过来对你做。看，没有什么报应”。<sup>⑦</sup>相反，它要求对生命予以报答：“这是高贵灵魂之道：他们不想白白得到任何东西；至少，不想白白得到生命。凡乌合之众都想白白活着；然而我们其他人却总想着，生命把自身给予了我们，我们最好报答它什么。”<sup>⑧</sup>渴望生命永恒复返即是对生命的最好报答，它把我们我们从对受苦生命的报

① 《罗马书》，2:6。

② 《罗马书》，3:20。

③ 《罗马书》，7:9。

④ 《罗马书》，3:21。

⑤ [德国]尼采：《反基督》，陈君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6页。

⑥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125.

⑦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311.

⑧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311.

应正义中解救出来，无限感激给予我们的生命，不惜还给它以最大的肯定。对生命还以肯定的报答是不想白白得生命，白白活着，而是赋予它精神，使它成为饱满充溢不断超过自身又回返自身的圆环，永远为短暂生存辩护。作为最高肯定公式，永恒轮回思想命令我们，摆脱对生命的仇恨，永恒意愿和肯定生命：你应当这样生活，以至于你愿意再次这样生活；这是生命吗，好吧，再来一次；<sup>①</sup> 对于你的生活世界，你不应当离弃它，而应该要求它再来一次，乃至无数次，一切所是者和过往者皆轮回以至于永恒。<sup>②</sup> 由此一切生命通过意愿自身永恒轮回、成其所是而称义：作为“对自然存在施以最高肯定的公式”，永恒轮回命令“表明了新的正义，在这一瑰丽非凡的整全戏剧中，心怀感激的祭司便是瞬息的见证者，于是，新的正义对这一整全戏剧不竭地呼喊‘再来一次！’”<sup>③</sup>

尼采看到，生命是无辜的，却无时不受苦，而生命可能因受苦而失去无辜，因受难而怨恨，继而对生命复仇。受苦生命能否称义取决于什么使生命受苦，如何克服对受苦意志的复仇。在基督教那里，人的意志被血气捆绑，彻底失去自由，人成为肉欲的囚徒；而人在被肉体捆绑后，对上帝忘恩负义，丧失了依靠自身与上帝和解称义的能力，只有依靠神恩白白得救，因信称义。但是尼采认为，基督教救世神义论建立在对受难生命的怨恨之上，无能受受苦生命称义，它尝试超越捆绑人类生命意志的原初复仇精神，但却以报应正义去超克复仇精神，最后本身仍沦为一种复仇精神，并未能把人类从对受难生命的怨恨中拯救出来。

基督教神义论失败的关键在于，捆绑意志的枷锁并不是它所找到的肉欲而是时间：时间流逝，生命落入流逝的洪流中，无能意愿过去；生命意志能在现在意愿将来，但是一旦它所意愿的行动过去，即成为曾是的东西，就不能再被意愿，过去成为它推不动的石头，它成为一个被曾是所捆绑的受苦者。一切皆流逝，时间必然吞噬它的孩子，这是时间的法则，也是时间的正义：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时间的流逝，在它面前一切生命平等，它对于任何生命意志是公道的。<sup>④</sup> 意志即意愿，没有不意愿的意志，但是意愿却被时间阻碍，感受到痛苦，此即意志的受难。被时间捆住的意志不再朝向将来，向前意愿，而是转向自身，向后意愿，把自身的过去看作是惩罚，“一切皆流逝，因此一切也活该流逝”<sup>⑤</sup>。它因时间的流逝而受苦，也活该受苦，生存不过是报应。由此被时间捆住的意志滋生出复仇的精神，在它因无能意愿过去而受苦之际，认定生存是一种惩罚。哪里有痛苦，哪里就该有惩罚，而哪里有生命意志，哪里就有痛苦，哪里就该遭报应，这是永恒的正义。根据这种正义，被时间捆住的一切生存意志永远是过去的囚徒，永远遭受来自过去的报应。正如没有任何生存行为能被时间取消一样，也没有任何受苦的生存能被报应所抵消，因此只要有生命意志，就会有痛苦和罪责，受苦生命永远得不到拯救。<sup>⑥</sup>

基督教救世神义论提供了受苦生命救赎称义的一条出路，即否定生命，意志不意愿，通过被钉十字架者牺牲所有的罪恶，通过上帝恩典白白称义，通过信仰耶稣基督救赎称义。对尼采来说，基督教的救赎不是真正的救赎，因为它并没有拯救生命意志，而是放弃了生命意志，基督教的信仰称义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称义，因为它并没有使生命意志脱罪，而是使生

①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269.

②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Trans by Kaufmann, New York, 196, p.68.

③ [美国]朗佩特：《尼采的教诲》，姜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页。

④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252.

⑤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252.

⑥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252.

命意志永远有罪。尼采要找到一条能真正拯救被时间捆绑的生命意志之路，让陷于复仇困境中的受苦意志称义。这条道路就是意愿永恒轮回之路：不是不意愿，信仰称义，而是意愿，因肯定和愿意受苦的无常者永恒复返而称义。受苦生命通过意愿和肯定过去跳出时间的捆绑获得拯救：愿意过去复归，要一切逝去的生命回来，时间不再是囚缚意志的枷锁，而是“应当说出来的最好的隐喻：让它们是所有无常的赞美和辩护”<sup>①</sup>。

何以生命意志只要意愿，并且意愿自身永恒复返就能够把自己从时间正义和报应正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这是因为意愿进行“创造”，意愿能够“解放”，意愿通过创造把人从对受苦的怨恨中拯救出来，能把人从时间的囚缚中解放出来。<sup>②</sup>为了拯救被囚的受苦意志，耶稣叫人的意志不去意愿，而酒神叫人的意志去意愿，只有意愿才能拯救，所谓拯救就是“拯救过往者”，拯救过往者就是意愿过去，而意愿过去就是对过去进行创造，“把所有‘它曾是’再创造为‘我曾如此意愿它’”，创造为“我如此意愿它”，创造为“我将如此意愿它”<sup>③</sup>。换言之，对过往者的拯救就是创造性地意愿过去回来，过往者复还自身，一切流逝的生命再来一次。“一切皆流逝，但一切都要复返”，过去不再是绊脚石，过去就是现在和将来，被过去阻挡的痛苦和仇恨通过创造被转化为“复去还复来”的永恒欢乐和爱。因此受苦生命因意愿永恒复返而被拯救，被给予最高肯定和报答，而不是遭报应和被否定。

尼采说，“公正作为构造着的、离析着的、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是从评价出发的：生命的最高代表”<sup>④</sup>。永恒轮回思想就是作为生命“最高代表”的正义思想方式，“这个思想是真的，因为它是公正的，它使强力意志的本质在其最高形态中显现出来”。<sup>⑤</sup>意愿一切永恒轮回的意志是最高精神形态的权力意志，它是“对存在者整体的持存化；它把自己的本质揭示为公正”<sup>⑥</sup>。意愿一切生成永恒轮回就是创造性地“给生成打上存在之性质的印记”，使“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最极端的接近”，永恒轮回就是生成的存在，意愿生成永恒轮回就是赋予生成以存在，创造无常之物的永恒持存；一切生成皆流逝，但不是活该流逝，不应存在，相反，它们应该回来，它们值得存在，而且值得永远存在，它们被打上了永恒的封印，谁也无法取消它们的生成之在：由此，“意愿决定性的和重估的时刻的永恒轮回，抓住它，就是通过不再是复仇而是感激的价值重估，积极地使所有生成称义，因为它永远默许所有生成”<sup>⑦</sup>。永恒轮回思想即是一种后基督教神义论，它赋予“正义”以更高的权力，公正对待一切生成，为所有受苦生命做最高肯定性的辩护。

（责任编辑 王伟）

①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199.

②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199, 318.

③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rans by Kaufmann, The Viking Press, 1954, p.251, 253, 310.

④ 转引自 [德国]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52页。

⑤ [德国]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58页。

⑥ [德国] 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58页。

⑦ Didier Frank, *Nietzsche and The Shadow of God*,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342, 343.